

青春の門

青春之門

放浪篇

・〔日〕五木寛之 著

李旭光 车小平 曹育才

高晓钢 裴学钊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正修
封面设计：邹小工
技术设计：禾心

青春之门·放浪篇

〔日〕五木宽之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mm1/32 印张9.75 插页1 字数200千
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0

ISBN7-220-00039-1/I·45

定价：2.65元

《青春之门》

〔放浪篇〕

内容简介

《青春之门》〔放浪篇〕是日本当代文学巨擘五木宽之的长河系列小说之一，问世后已印行十四版，销售量突破两千万册，始终保持战后日本文学书籍发行的最高记录。

信介伊吹的大学生活结束了，执著的追求驱使他 and 一群东京大学的学生组成了“白夜剧团”。他们到北海道演出，希望用艺术去开启人们的心智。但他们的幻想很快破灭了……

书中展现出了一幅日本现代社会五彩斑斓的画卷：这里有青春的迷恋，性爱的疯狂追求；夜总会、酒吧间的浪漫和龌龊、肮脏；情欲的折磨，失恋的痛苦……然而，生活给他们更多的是不幸，是悲伤的眼泪和浑身的伤痕，是“暴力团”的鞭子，拳头下痛苦的呻吟。这一群命运的弃儿在黑社会中艰难地挣扎，最后不得不悻悻地回到了东京，再一次经历了人生必须的、充满了坎坷跌宕的青春之门。

小说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读来酣畅淋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目 录

上 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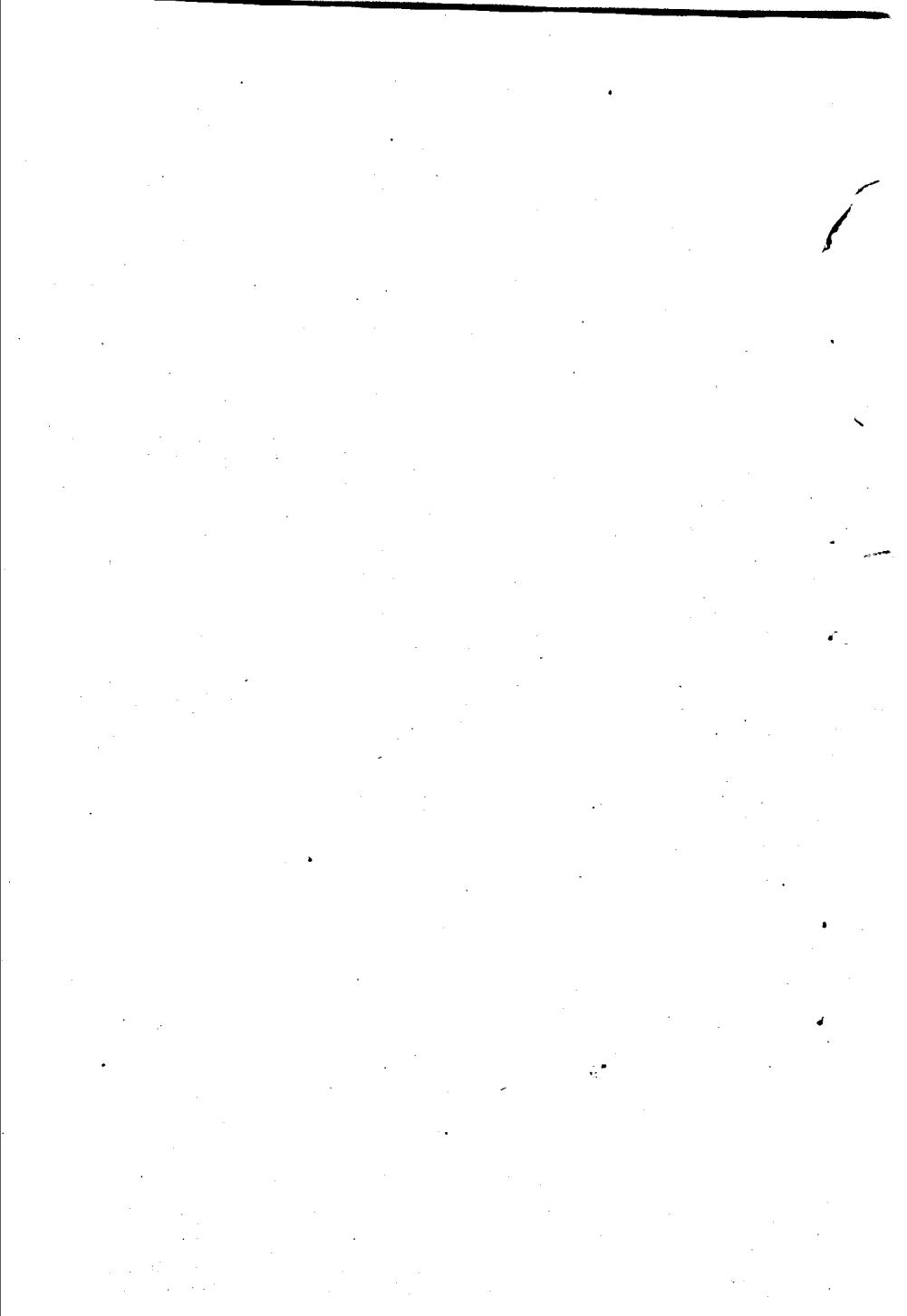
- 在夜晚的船仓里····· (3)
- 新的明天····· (13)
- 海鸥与压迫····· (23)
- 在寒冷的地下室····· (33)
- 黑夜里的奇谈····· (42)
- 刮风之夜的欲念····· (50)
- 个人恩怨之路····· (58)
- 报复与反抗····· (79)
- 码头工人的骚动····· (88)
- 老无政府主义者的眼泪····· (96)
- 决断的时候····· (110)
- 卡车剧团····· (131)

下 篇

- 冬日之路····· (157)
- 石川啄木与马铃薯····· (161)

幻想中.....	(177)
雪，女人，诗人们.....	(185)
舞台与人生.....	(192)
函馆写生.....	(195)
处女作.....	(205)
吝啬婆.....	(217)
歹徒和安全帽.....	(222)
败北之夜.....	(236)
街头雪纷纷.....	(244)
挫折与望乡.....	(248)
寻找织江.....	(253)
北国春遥远.....	(261)
女招待与课外作业.....	(270)
春天的雪崩.....	(276)
斩不断的情丝.....	(284)
孤独的输出.....	(299)

上 篇



在夜晚的船仓里

汽笛长鸣，是一阵撼人心肺的强音。这声音在已是黄昏的栈桥周围久久回响，又向冬天的黑暗的海峡传开去，最后消失了。

四周是一片使人感到有些爽快的严寒。伊吹信介把脖子缩进灰色的毛线衣里，打了一个冷战。他靠在甲板的栏杆上，望着渐渐远去的堤岸和栈桥。渡船出人意外地快速移动着，大海不是蓝色的，而是铅灰色。这铅灰色的海面沿着船的腹部不停地向后倒退着，船尾的白色浪花所表明航迹朝着越变越小的青森港伸去。港口那一面的青森街道有几盏孤零零的灯，仿佛是不客气地平卧在夜幕之下的一个物体。从脚下传来在船仓工作的大马达声音不停地震动。

这是一幅出航时使人扫兴的凄凉的背景。信介感到这仿佛这次旅行不会有好结果的一个前兆，他下意识地吧下巴埋进毛衣领子里再次轻微地打了一个冷战。

“这次旅行能够一帆风顺吗？”

不上大学和绪方以及他的伙伴们离开东京，到底是信介自己决定的。信介没到第三学期就离开了大学，他想要在第二年的新学年开始之前到各地转一转，然后自己留一年级再和新同学们一起重新过一过大学生生活。他对这一行动并不是毫无踌躇和不安，但他还是和绪方说好一起行动。从去年秋天

到年底他多次和这些第一次见面的伙伴们一起过着集体生活。不过这些仅仅是为了打基础的几次检验。绪方所考虑的真正的“演剧和生活的长征”，是冬天从北海道逐渐南下，秋天到达九州的宏伟计划。简直有些近似于梦想。这样在新的一年里到来之后，绪方和信介他们一行现在搭上了去北海道的青森——函馆渡船。事实上，信介的心里还挂着下落不明的织江。

小薰告诉过信介，说织江在札幌的一家酒店里干活。而绪方所率领的剧团进行的这次巡回演出，也正巧是从北海道开始的。

“也许能找到织江。”

信介这样想着，闭上了眼睛。他想弄清楚自己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想找到织江的。

该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的爱情吧，当然大概有这种感情。事实上信介和织江之间已经发生过男女关系了。织江用她的态度清楚地表明她喜欢他这样的男子。但是信介怀念她并不仅仅是由于这些，这种心情是一种独特的东西，可以说是既有友情又有对孩提时的同伴的怀念，还有某种类似兄妹的手足之情。

信介用手指揉了揉快被寒气冻住了的眼睫毛，想象着黑暗的海峡对面那陌生的街道以及生活在那里的织江。

“喂！伊吹，你怎么了？”

凝视着大海陷入沉思的信介，肩膀被人轻轻地拍了一下，回头一看身后站着绪方。海风吹动了他的长发。他穿了一件厚厚的天鹅绒质地的茶色俄国衬衣，留着一撮小胡子。信介想他这副样子真象是在哪本杂志上登过的“年轻的高尔基”的照片，这身打扮对他来说很合适。

信介转过身来背靠在栏杆上，望着绪方对他说：

“我正在想心事。正因为接受了你的邀请，我终于来到了这种地方。”

“听你说话的口气，就象被人贩子拐骗到马戏团的小孩。”

绪方苦笑着用食指捅了捅信介说：

“马上要开会了，来参加，别迟到了。”

“知道了。”

绪方从口袋里摸出香烟，划燃了火柴，尽量不让风吹灭，点燃烟，一股白烟朝大海飞去。他伸了一个懒腰，象是在叮嘱自己似地说：

“就要渡过大海了，今后我们将告别日本本土，开始最初的旅行。这次巡回演出对我来说也将是一次值得纪念的旅行。就是咬紧牙关也要坚持到底。”

信介回过头说：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北方的海，真有些可怕。大海的色彩也使人感到它仿佛具有某种狂暴的意志和盲目的激情。”

“有风使人放心不下，船一剧烈地摇摆，人就要晕船。”

“回船仓吧。”

“好。”

信介和绪方从很陡的舷梯上并排下到了船底，在那里有十一名参加这次巡回演出的伙伴在等着他们。

船仓在这艘渡船靠近船底的部分。旅客们都杂乱地散居在这间低矮的大房子里，有的枕着一个大包裹横卧着，有的家人围成一圈正吃着盒饭。船仓里空气混浊，散发着一股特殊的臭味儿。使人感到与其说是在旅客房间还不如说是在收容所里。

信介并不讨厌船仓的这种汽雾，甚至觉得有些使人怀念。在这里人们用来交谈的语言带有浓厚的东北地区的乡音，对在九州长大的信介来说，有不少地方听不懂。不过这间船仓里充满了使他回想起筑丰山生活的一种生机勃勃的朝气，和庸俗杂乱的气氛。这种气氛使信介松了一口气。

在船仓墙边的角落里，有十几个青年坐在一起。他们发现了绪方和信介的身影，其中一人举起手表示他们在这儿。这位青年满嘴白牙，瘦削的脸庞，那对黑色的剑眉引人注目。他叫那智章，在大学的剧团里是一位相当著名的表演家，也是学法文的学生。首先起来响应绪方发出的号召的就是他，在这次的巡回演出中他也成了演员中的中心人物。

那智笑着对信介说：

“来晚了，干事。”

信介还不习惯别人称他干事，所以一瞬间露出莫名其妙的神色，当他发觉是在叫自己时，似承认非承认地挠挠头，坐在那智的旁边。

绪方在烟灰缸里捻灭了香烟，扫了一眼围坐在他周围的伙伴们说：

“那么，我们就开始开会了。本来我担心从离开上野车站到乘船的这段路上弄不好会有人掉队，幸好大家全都平安乘船离开了本土，我们的这次旅行，不仅是校内，而且还引起了有关的大学生、戏剧界和全体文化运动同仁们的注意。这并不是自我吹嘘。以前戏剧界的作法是把事先作好的节目单方面的灌输给下面的群众，可我想我们要在这次旅途中创作出新东西来带回东京去。这种划时代的戏剧长征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边工作边生活，边生活边上演的这一计划。说实话我们现有的资金只够单程的路费。在这次旅行中，在这

里的大多数人将要彻底改变过去那种靠父母的救济来演剧的生活。目前还不清楚这次巡回演出的结局如何，能否返回东京，弄不好也许会集体流浪，沦为文化乞丐逃回去。既然大家对我的想法产生了共鸣，从上野车站乘上慢车，现在又乘青函渡船横渡津轻海峡，希望大家不违背自己的初衷，团结起来共度难关。以上这些就是我要对大家讲的。”

绪方一边用手理着额头上的乱发，一边一字一顿有力地说着。他尽量避免使用华丽的辞藻，努力用自己直率的话来讲。所以他这一通气势磅礴的演讲，听起来并没有多少幼稚的大道理。这大概反映出绪方的为人。组里的年轻人有的抱着膝盖，有的晃动着大腿，都在听他的演讲。

绪方环视了大家一眼接着说：

“关于我们剧团名称的老问题……过去一直没有确定下来，我们今天晚上就把它定下来，好吗？”

那智用他那响亮的男中音大声说：

“还是有个名称好！我已经想好了一个。”

绪方说：

“我这儿也有一个。如果谁还想起了别的名称也说出来吧。由大家自由讨论。船又开始摇晃起来了，如果谁只顾想自己的事儿不发表意见的话，可要晕船的。”

大家哄地一声笑了。一位圆脸矮个的姑娘举起了手，要求发言。她留着短发，有些男孩子气，名叫岛京子，是戏剧专业的一年级学生。

“就叫犹太剧团怎么样？”

“什么，犹太？”

“不合适吗？”

“什么意思？”

绪方问道。岛京子有些不好意思地缩了缩脖子说：

“我们一共是十三个人吧？而且今天又是星期五的晚上……”

“原来是借用了耶稣的故事呀。”

信介弄不懂为什么十三个人和星期五就和耶稣基督联系上了。他过去从没有看过圣经，有关基督教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可是绪方领会了这意思，所以他带有几分负疚的心情，挽着胳膊自言自语般地嘀咕道：

“取这种外国名字好吗？”

“还有容易被人误解成是搞基督教宣传的剧团吧。”

旁边有人插嘴道。

“我们还真有几分像。”

又有一个人开了句玩笑，大家都笑了。

“叫‘放浪座’吧，怎么样？”

“还有一点儿陈旧的浪漫主义味道。”

“那么，‘漂泊剧团’呢？”

“不坏，可也没有吸引力。”

“吸引力是靠舞台上的创作产生的。”

“十三人游击队。”

“过于装模作样。”

“人民剧团呢？”

“有点儿盛气凌人的感觉，叫人不好意思。”

全体人员畅所欲言。信介也开动脑筋想想出一个好名字，可怎么也想不出来。

“伊吹君。”

那智章招呼信介：

“你作为剧团的干事有没有什么好主意？”

“是啊。”

信介思考着，得说点儿什么。这时从嘴里突然冒出一句话，连他自己也觉得可笑。

“叫矿山剧团怎么样？”

大家一齐笑起来，信介也苦笑着挠了挠头。

那智章用洪亮的声音说：

“对了，伊吹干事是筑丰人。”

“北海道也有不少煤矿，说不定这个名字还行。只是过于大众化，有些俗气。”

信介摆摆手说：

“刚才我是开玩笑，随便说说。那智，你考虑的名称呢？”

“嗯，”

那智点点头，有几分得意地理了理头发说：

“就叫‘白夜剧团’吧。”

“不错。”

“现在日本正处于相对稳定期所带来的虚假的和平和繁荣之中，就是说看起来象白天实际是夜晚，为了反映出这一时代特征，等待将要来临的真正的黎明之意，我想起了‘白夜’这个名字。”

那智就象是事先准备好进行答辩一样侃侃而谈。对他这番生硬的道理，信介既觉得幼稚又感到一种压抑。他想，这家伙可真会说大话呀。回头看看伙伴们，无论是谁都佩服得相互直点头。

信介说：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的一本小说就叫这名字。”

他没有读过，只知道书名。

“叫白夜剧团吗？”

绪方在嘴里念叨了两三次，点了点头说：“不坏嘛，大家觉得怎么样？”

这时信介注意到船身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大家围绕绪方提出的问题，分别发表着自己的意见，热烈的讨论继续进行着。外面开始下雾了，渡船一边发出一阵阵沉闷的汽笛声，一边在黑夜中前进。信介想自己即将踏入一种崭新的生活之中，不禁心潮起伏。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最后终于定下来剧团就叫“白夜剧团”。虽然有人反对说这名称文学性太强，可还是被那智智带强制性地说服了。

船仓十分安静。会议结束后，大家都先后躺下了。有的用报纸盖住脸，有的俯卧着进入了梦乡。信介和绪方并排躺着，他闭了一会儿眼睛，可怎么也睡不着。绪方发出的鼾声和有规律的马达声重合在一起同时响起来。

信介翻身爬起来，望了望四周，几乎所有的旅客都躺下睡着了。船体仍旧缓慢地晃动着。

“睡不着吗？伊吹君。”

传来一个人的说话声，信介朝声音处望去，躺下的岛京子睁开眼望着他。她穿着黑色裤子和短上衣，头枕着提包对信介说：

“象这样慢慢地摇晃着真烦人，反正要摇的话，还不如晃得厉害点儿。”

“我想起了去年洞爷丸号船遇难的事儿。”

信介说。前年秋天遇上台风，有半数的青函渡船下落不明。这一大惨案还记忆犹新地印在信介的脑子里。他想起在报上看见的洞爷丸沉没的照片，有些不安起来。

“都睡着了。”

信介说。岛京子点点头，抬起头来环视了一下周围说：
“从上野到青森坐的是夜间列车，一会儿站在过道上，一会儿又坐着，大家都很累倦了。”

“明天就到函馆了，不知道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

“伊吹君，你是第一次去北海道吗？”

是啊，我是在九州长大的，到东京以北这还是第一次。你呢？”

“我上高中时去过好几次，尽管街上满是鱼腥味，灰尘扑面，可是象个渔港的样子，生机盎然，我很喜欢。”

信介只是从书上和明信片上看见过函馆，那里有严戒律门徒会^①的修道院和斯拉夫风貌的教会，还有那静静的山岗，从这儿可以俯视港口。在他的想象中函馆的街道充满了异国风情，所以他听了京子的话后有点儿吃惊地说：

“函馆不是这样的吧？不是说在日本函馆也算是早就和国外有过交往的时髦的城市吗？”

岛京子抬起上半身，用手在脑后使劲捶打着说：

“这方面也有一点儿。可我去时街上到处都是墨鱼味儿，弄得心里很难受，我是一个连花粉都会引起过敏的神经衰弱的人，所以对那种城市可不适应。”

“是吗，反正不亲眼看一看，是不好作出评论的。”

“这到也是。”

说完话以后，岛京子突然沉默了，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信介看着她面带稚气的脸，心想她究竟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参加了这次旅行呢？

^① 基督教本尼迪克特教团中的一派，17世纪后半叶诞生于法国，1896年传入日本。

“有蜘蛛！”

岛京子突然小声叫了起来。

“蜘蛛，在哪儿？”

“你瞧，在天花板上。”

“那是影子吧？”

“不对，是蜘蛛。”

她害怕地把双手抱在胸前，一下子伏在提包上。信介一边仰望着天花板上黑斑点的影子，一边用一种奇怪的心情注视着岛京子异常恐惧的样子。虽然她的体形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可已经具有了刺激信介男子本能的东西。信介站起身来，走过去坐在她旁边。

“不用担心，已经看不见了。”

信介说。当他为了安慰京子把手放在她背上时，短上衣下的身体给信介的手掌一种柔软舒适的感觉。他不由地收回了自己的手，心想这个女人也许是在挑逗我吧。听说她是一个出色的女演员，虽然有些孩子气，却有几分娇媚。

船仓里很暗，只传来客人们的鼾声和窃窃私语声，整个船体缓慢而又大幅度地不断摇摆着。

信介以一种很爽快的心情，倾听着雾中拖得很长的汽笛声。他想：

这次旅行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吗？

信介的视线离开了岛京子那裹在衣服里的象果实般圆圆隆起的部位，站了起来。他的脑子里一下子闪过了织江那张白皙的脸。

他从熟睡的客人中穿过，登上了从船仓到甲板去的舷梯。因为裤子里那不知不觉变热、变硬的东西，搅得他难以入睡。